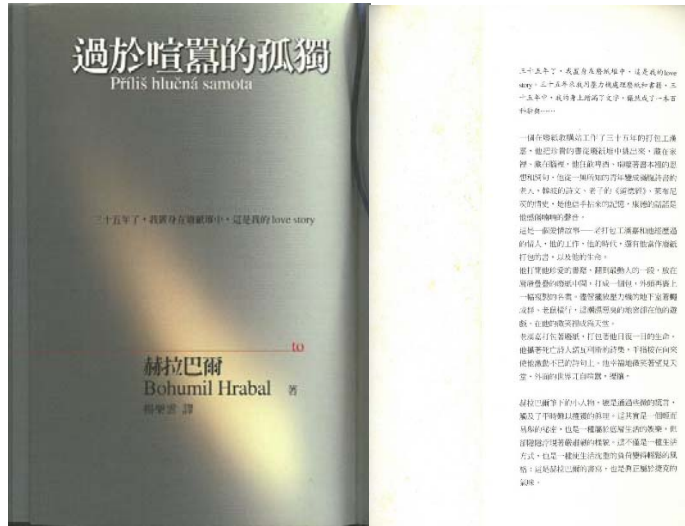


以文字的力量發掘底層的珍珠--讀赫拉巴爾《過於喧囂的孤獨》

館務發展組 王雅萍

研究所時期大半時間總是埋首於學術資料、書堆之間，朋友們戲稱可以忍受孤獨才能專心完成學業。偶然的某日瞥見一書--《過於喧囂的孤獨》¹，這部小說的書名吸引了我，彷彿是要對正處於瓶頸的自己說點什麼故事……



1968 年捷克正值布拉格之春的政治民主化運動，國家政治動盪之際文人往往僅能藉由書寫記錄與發表自己的立場，透過文字的力量抵抗不堪的生活，經由文字的流傳，我們得以認識不一樣的世界。這一年赫拉巴爾從當時撰寫此書至 1976 年整整花了八年完稿，那幾年的時光「雖生之日，猶死之年」。藉著赫拉巴爾的筆，走入看見底層人物的百態生活，著實令人心有戚戚焉之感。

一部愛情故事？

這本小說《過於喧囂的孤獨》敘述的是一個在廢紙收購站工作 35 年的打包工漢嘉的故事。他總是把珍貴的圖書從廢紙堆撿出來，收在腦海、藏在家裡，他嗜飲啤酒，啜飲書中的詞句與思想，從一名一無所知的少年到滿腹詩書的老人，

他的「身上蹭滿了文字，儼然成了一本百科辭典」，諸如老子的《道德經》、韓波的詩文等，都是他多年反覆咀嚼、深刻的記憶。

¹ 赫拉巴爾 Bohumil Hrabal (2002 年)。《過於喧囂的孤獨》，楊樂雲譯。台北市：大塊文化。

「三十五年了，我置身在廢紙堆中，這是我的 love story。」²--這也是一個愛情故事，他描述著他經歷過的情人，他的時代他的工作，著墨最多的仍是這些珍愛的書籍。在他層層堆疊的廢紙打包過程中，總翻到最動人的一段文字，置放在打包的廢紙中，再裹以一幅複製名畫，欣賞著他精心打包的包。即便是潮濕惡臭的地下室，老鼠、蒼蠅成群的惡劣環境，他總能不管外界的喧囂紛雜，自得其樂視之為天堂。最終漢嘉也將自己打包進廢紙堆中，飛像天堂裡的百花園。

故事的源起

幼年時期的赫拉巴爾對於學習總是無法專心，但卻喜歡大自然與觀察周遭的人物。他喜歡隨著身為啤酒廠主管的繼父遊走飯店和小酒館，總在一旁聆聽顧客飲酒時的交談、傾聽人們的心聲，並把這些所獲得、所感受的寫進他後來的作品裡。

赫拉巴爾在父母的期望下取得了法學博士學位，初期的工作也僅是到小手工業基金會擔任代理、批發業務代表、推銷員等。他說參加這些工作可以幫助他克服害怕膽怯見人的弱點以及廣泛接觸各類人士。後來還搬到破舊的貧民區，他觀察身邊的人，意識到--「只有理解他人，才可能理解自己。生活，在任何地方都要不惜任何代價參與生活。」他也不在乎職業的貴賤，他說，「既然人家能在鋼鐵廠生活，為什麼我不能呢？」³透過他的親身體驗與感受，一一將所見所聞寫下來。而此書的誕生也是他在 1954 年起於廢紙回收站做打包工的實際經歷，四年的打包工生活經驗讓他一直醞釀著要寫這麼一篇小說，主人公漢嘉儼然就是他的化身，這個題材的感受之深也讓他不斷地補充、改寫，進行反覆的深刻思考。他自己也曾說：「我之所以活著，就是為了寫這本書」，「我為《過於喧囂的孤獨》而活著，並為它而推遲了死亡。」⁴他對人類文明社會的思考，充滿著愛與憂慮，而這本書也有一種魅力，讓人發自內心地笑，又讓人感到深深的哀傷與對抗生活的力量。

獨處的力量與反思

有些人認為主人公漢嘉看似不幸，實則幸運。因為透過漢嘉你反而看

² 同註 1，頁 15。

³ 赫拉巴爾(2003 年)。《過於喧囂的孤獨;底層的珍珠》，楊樂雲、萬世榮譯。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頁 6。

⁴ 同註 1，頁 10。

到一股寶貴的力量，那是獨處的力量。雖然工作環境是如此潮濕髒亂，但是諸多的書籍、畫作，卻讓他豐富了自己的視野，讀遍了人世百態，這樣的環境在他的眼中卻是一座精神殿堂。即使獨身一生，他卻未孤獨，如同書中所言「因為我有幸孤身獨處，雖然我從來並不孤獨，我只是獨自一人而已，獨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為我有點狂妄，我是無限和永恆中的狂妄分子，而無限和永恆也許就是喜歡我這樣的人。」⁵有幸獨處卻不孤獨，混雜的世界裡總有一種養分樂趣待人去汲取。

作品中並非僅是漢嘉的個人寫照，同時赫拉巴爾也刻畫了整個民族的記憶。在國家社會不穩定的時代，以及長期身處底層生活的他，道出了許多的同情與悲憫，在文中總是不斷出現他崇尚的詩人韓波、波特萊爾、哲學家康德、叔本華等描述。即使身處灰暗的地下室，看著下水道的兩群老鼠的戰爭，他也藉此詼諧諷刺的道出：「韓波說得多麼正確：精神鬥爭之可怕不亞於任何一場戰爭。……黑格爾教導我說：世界唯一可怕的事情是僵化，是板結、垂死的形態……」⁶赫拉巴爾喜愛的老子《道德經》思想也一再地出現在書中，「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他以自己身在底層生活的經歷，有更為獨特的體悟認知，「天道不仁慈，一個有頭腦的人因而也不仁慈，並非他不想仁慈，而是這樣做違背常情。」⁷

面對新時代的變遷，「我們這些老打包工都是在無意中獲得學識的，……這些書是我們在廢紙中發現的，我們閱讀它們，感到幸福，希望有一天我們讀的書將會使我們的生活有質的改變。……我知道以往那個時代確實結束了……新的時代開始了，新人，新的勞動方式，一個新時代……」⁸他把漢嘉的生活描述的如薛西佛斯情結之中，連沙特與卡繆的話語也成了他文中的黑色幽默。即便時代環境的轉換，他仍保有他對生活美好的幻想與執著的追求。

底層的珍珠

不解的人可能認為這樣的一本書其實帶著憂傷，但赫拉巴爾卻實在地刻劃出當時代底層人物的韌性。他自己也曾說：「知識分子通常只是知

⁵ 同註 1，頁 24-25。

⁶ 同註 1，頁 41。

⁷ 同註 1，頁 18。

⁸ 同註 1，頁 91。

道而已，而一個普通人卻有著深刻的常識體驗，這種經歷就是我創作的啟航。」「巴比代爾」(Pábitele)是赫拉巴爾獨創的一個捷克新詞，形容自己塑造的「在時代垃圾堆上」的普通人。「他們善於從眼前的現實生活中十分浪漫地找到歡樂」，「善於用幽默，哪怕是黑色幽默來極大妝點自己的每一天，甚至是悲痛的一天」⁹透過自己的生活體驗增加了作品的溫度，也藉由知識分子的筆傳達這些悲憫與愛憐，駕馭令人感動的底層日常。赫拉巴爾 49 歲才正式出版的第一本書《底層的珍珠》，即是以交談對話的形式描述了普通百姓的十二個短篇故事，故事中的人物彷彿近在讀者周遭。

又如小說一開始漢嘉提到他如何在這三十五年中藉由工作享受這些閱讀：「我讀書的時候，實際上不是讀，而是把美麗的詞句含在嘴裏，嚼糖果似的嚼著，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呷著，直到那詞句像酒精一樣溶解在我的身體裏，不僅滲透到我的大腦和心靈，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騰，衝擊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¹⁰然而，透過閱讀他認識到的天道不仁，珍貴書籍經過他的手在他的壓力機中毀滅，他卻無力阻擋這源源不斷的巨流，聲稱自己「我只不過是一個軟心腸的屠夫而已」。接著又描述著面對這些珍貴的書籍、畫作，就像進行一場宗教儀式般，如何打包、如何裝扮它們，即使身上擦破了皮、劃了口子，仍有他堅持的步驟完成打包。看到這些普通人身上的豁達自在、苦中作樂，「它不僅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使生活重荷變得輕鬆些的風格」¹¹。

發掘自己的力量

這本小說完稿時間是 1976 年，但是一直到 1989 年底，才由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至今(2019 年)剛好滿 30 年。赫拉巴爾以極大的耐性堅持完成作品，即使作品因為政治環境被迫塵封、無法問世多年，在有幸被讀者閱讀時仍有其深刻的影響力。也因為他長期生活在勞動生活中，小說中也充滿了濃厚的在地味與溫度，並被認為最有捷克味的捷克作家，不少作品也經常被改編為電影。十幾年前我曾送了這本書給當時正在服兵役的友人，後來他對我說這是一本陪伴他度過苦悶役期卻能享受獨處，再次找到力量的一本書。赫拉巴爾挖掘了底層生活的珍珠，透過他文字，我們看見真真實實擁有生活的人，也從他們身上發掘自己的力量！

⁹ 同註 1，頁 7。

¹⁰同註 1，頁 15-16。

¹¹同註 3，頁 10